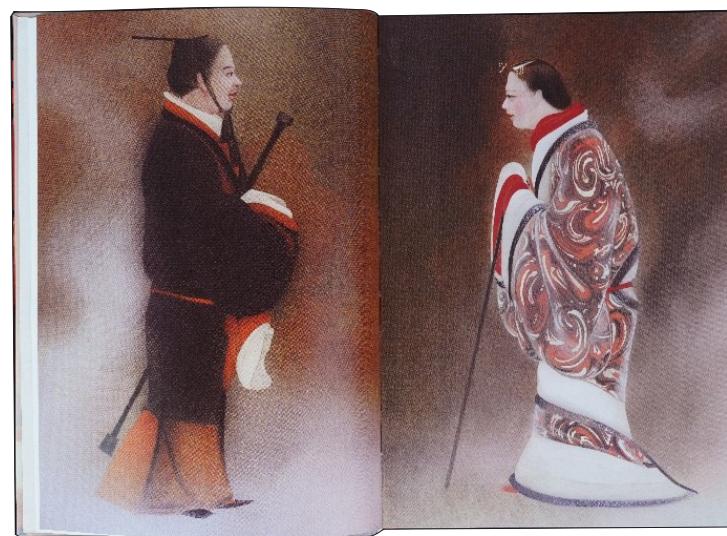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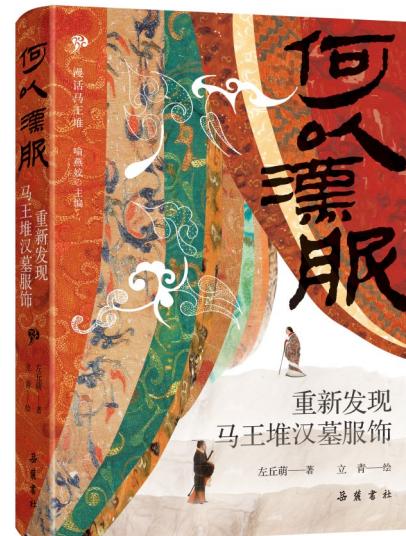


编者按

马王堆汉墓服饰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上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近日，由知名服饰考古专家、科普作家左丘萌所著《何以汉服：重新发现马王堆汉墓服饰》一书由岳麓书社出版。该书围绕马王堆汉墓服饰实物，对照战国秦汉时代服饰实物及简牍文书记载，带领读者细看楚汉数百年的服装时尚变化，探索古人制衣的巧技与用心。



《何以汉服》内页图。

辛追夫人的「老钱风」穿搭

左丘萌



《何以汉服》内页图。

辛追夫人坚持“经典款”

现代人常说的一个时装搭配模式“老钱风”(Old Money Aesthetic)，顾名思义，就是“有钱了很久”的有钱人的穿搭风格。而马王堆1号汉墓墓主辛追夫人的服饰，可以说是西汉初年楚地的“老钱风”——无论是织锦刺绣的花样，还是服

汉代刺绣与将错就错的绣娘

无论是马王堆1号墓的辛追夫人，还是3号墓墓主、辛追夫人的儿子利豨，身份都属于贵族阶层，与身份相应的礼制规矩是贵族阶层彰显身份的重要元素。这些礼制规矩，除了延续自前代的“老礼”，还有本朝建立的“新规”。“礼制”代表着官方明确给出的标准，比起“时尚”而言，并不局限于某时某地，更为普及和广泛。

本书正文中有关于刺绣的说明：马王堆3号墓中呈现的贵族男性的冠服形象，与秦汉时代的礼制紧密相联；而1号墓辛追夫人的服饰，则呈现出更多先秦礼制的元素。在目前考古资料还不算充分的情形下推想，这可能是因为辛追夫人是利豨的母亲，年岁更长的缘故；也可能

是当时汉初建立冠服制度时更多的限定是涉及贵族男性，至于贵族女性的服饰

反而更有自由的空间，老夫人才能任性地坚持自己楚地旧贵族风格的服饰品位。

但1号墓中也有很多呈现汉朝新制度的特点。比如最为明显的——为了符合汉文帝倡导的节俭精神，墓中随葬品中原本该有的金珠宝玉，都被替换成

土木质地、“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的冥器，其中甚至也包括辛追夫人头上的饰

品。本书前文中通过对照墓中出土的丝织品，也发现了有意思的地方：一种特别的刺绣花样——“乘云绣”，广泛出现于西汉初直到西汉末南北各地各大贵族的墓葬之中（甚至东汉时代的织锦，也还在沿用已残缺不全的“乘云绣”花本）。这种绣样不是简单的风格类似，而是纹样布局完全相同，显然出自同一个花样底本，源头很可能是同一个设计师。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整齐划一、规定严格而且被广泛长期执行的制度。这件带有这种“制度化”刺绣的衣物是被郑重地放在辛追夫人棺内的上层。

除此之外，也还有不少织绣印染的花样能够在跨度极大的时间与空间中找到同类文物参照。这可以说明，在马王堆汉墓的时代，贵族阶层的服饰已经有了相当成熟完备的规制了。而且这些规制在汉朝疆域内被沿用了数百年之久。但这种规制具体表现在细节的图纹与面料上，至于服装的款式似乎还是相对自由的。

再来看辛追夫人衣衾包裹中的刺绣衣物。几大刺绣花样又可以分出各不相同的几个亚型，反映出绣娘在绣制时有更为自由随意的发挥。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是其中的一件黑色罗绮地上绣“信期绣”的衣物。这件衣物虽然已经比较残缺，但大致还能看出几个大块残片在原本衣物上所处的位置。其中主要使用的“信期绣”是一个固定的花样底本在不断循环。但某个绣娘在绣制时竟然出了差错——她错拿成了另一个刺绣花样底本。等她意识到这个错误之时，错拿的花样已经绣在了珍贵的罗绮上。于是只能将错就错，仍把这块花样不同的绣片裁入衣中。

对照礼制记载来推想，这件衣物很可能是辛追夫人等级最高的一件礼服。若没有两千多年后纺织考古学者的细心辨认，谁能想到这件礼服上竟藏着这样小的差错。这个发现虽然无助于提供什么新认知，但至少可以说，制定和执行规矩的都是人，具体到绣花这件小事上也一样。正是这种人曾经生活过、工作过的痕迹，才让冰冷的物件有了温度。我想到汪曾祺先生描写沈从文先生研究文物的一句话：“对美的惊奇，也是对人的赞叹。这是人的劳绩，人的智慧，人的无穷的想象，人的天才的、精力充沛的双手所创造出来的呀！”（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

马王堆汉墓，可以说是历史这片天空中特别耀眼的一颗星。在它的指引下，我们可以在时间掩映下的夜幕里寻找研究方向。但它始终只是一颗星星，无法代表天空的全部。研究者需要进一步细致辨别，墓中服饰类文物具体能够代表哪一块地域、哪一段时间的时尚流行。

总的来说，服饰时尚总是在不断演化发展。它有时会依附朝廷颁布的规制，但不少时候也会超越规制。研究古代服饰之前，必须对此有所认识，服饰是处在生活之中，被人们实际穿着使用的，它们展现着古人的审美偏好和生活态度，并不只是僵死不变的规制。

马王堆汉墓，可以说是历史这片天空中特别耀眼的一颗星。在它的指引下，我们可以在时间掩映下的夜幕里寻找研究方向。但它始终只是一颗星星，无法代表天空的全部。研究者需要进一步细致辨别，墓中服饰类文物具体能够代表哪一块地域、哪一段时间的时尚流行。

辛追夫人坚持“经典款”

现代人常说的一个时装搭配模式“老钱风”(Old Money Aesthetic)，顾名思义，就是“有钱了很久”的有钱人的穿搭风格。而马王堆1号汉墓墓主辛追夫人的服饰，可以说是西汉初年楚地的“老钱风”——无论是织锦刺绣的花样，还是服

品。本书前文中通过对照墓中出土的丝织品，也发现了有意思的地方：一种特别的刺绣花样——“乘云绣”，广泛出现于西汉初直到西汉末南北各地各大贵族的墓葬之中（甚至东汉时代的织锦，也还在沿用已残缺不全的“乘云绣”花本）。这种绣样不是简单的风格类似，而是纹样布局完全相同，显然出自同一个花样底本，源头很可能是同一个设计师。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整齐划一、规定严格而且被广泛长期执行的制度。这件带有这种“制度化”刺绣的衣物是被郑重地放在辛追夫人棺内的上层。

除此之外，也还有不少织绣印染的花样能够在跨度极大的时间与空间中找到同类文物参照。这可以说明，在马王堆汉墓的时代，贵族阶层的服饰已经有了相当成熟完备的规制了。而且这些规制在汉朝疆域内被沿用了数百年之久。但这种规制具体表现在细节的图纹与面料上，至于服装的款式似乎还是相对自由的。

再来看辛追夫人衣衾包裹中的刺绣衣物。几大刺绣花样又可以分出各不相同的几个亚型，反映出绣娘在绣制时有更为自由随意的发挥。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是其中的一件黑色罗绮地上绣“信期绣”的衣物。这件衣物虽然已经比较残缺，但大致还能看出几个大块残片在原本衣物上所处的位置。其中主要使用的“信期绣”是一个固定的花样底本在不断循环。但某个绣娘在绣制时竟然出了差错——她错拿成了另一个刺绣花样底本。等她意识到这个错误之时，错拿的花样已经绣在了珍贵的罗绮上。于是只能将错就错，仍把这块花样不同的绣片裁入衣中。

对照礼制记载来推想，这件衣物很可能是辛追夫人等级最高的一件礼服。若没有两千多年后纺织考古学者的细心辨认，谁能想到这件礼服上竟藏着这样小的差错。这个发现虽然无助于提供什么新认知，但至少可以说，制定和执行规矩的都是人，具体到绣花这件小事上也一样。正是这种人曾经生活过、工作过的痕迹，才让冰冷的物件有了温度。我想到汪曾祺先生描写沈从文先生研究文物的一句话：“对美的惊奇，也是对人的赞叹。这是人的劳绩，人的智慧，人的无穷的想象，人的天才的、精力充沛的双手所创造出来的呀！”（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

总的来说，服饰时尚总是在不断演化发展。它有时会依附朝廷颁布的规制，但不少时候也会超越规制。研究古代服饰之前，必须对此有所认识，服饰是处在生活之中，被人们实际穿着使用的，它们展现着古人的审美偏好和生活态度，并不只是僵死不变的规制。

马王堆汉墓，可以说是历史这片天空中特别耀眼的一颗星。在它的指引下，我们可以在时间掩映下的夜幕里寻找研究方向。但它始终只是一颗星星，无法代表天空的全部。研究者需要进一步细致辨别，墓中服饰类文物具体能够代表哪一块地域、哪一段时间的时尚流行。

总的来说，服饰时尚总是在不断演化发展。它有时会依附朝廷颁布的规制，但不少时候也会超越规制。研究古代服饰之前，必须对此有所认识，服饰是处在生活之中，被人们实际穿着使用的，它们展现着古人的审美偏好和生活态度，并不只是僵死不变的规制。

总的来说，服饰时尚总是在不断演化发展。它有时会依附朝廷颁布的规制，但不少时候也会超越规制。研究古代服饰之前，必须对此有所认识，服饰是处在生活之中，被人们实际穿着使用的，它们展现着古人的审美偏好和生活态度，并不只是僵死不变的规制。